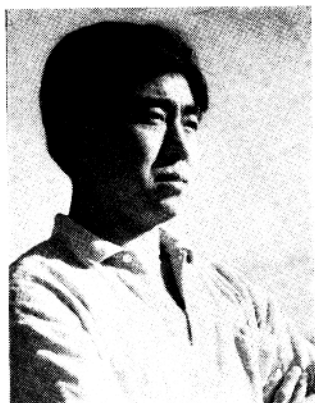


劉永寧
創作選





作者简介

刘永坤，辽宁省瓦房店市人。国家二级编剧。197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曾经任公社文化站长、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瓦房店市评剧团副团长。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大连市戏剧家协会理事、瓦房店市戏剧曲艺协会理事长。

执着地探索与追求（代序）

项 治

在读永峥的十部剧作时，我脑子里几次闪过与刘永峥初次见面的景象。那是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我和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在大连一起看了《加林与巧珍》。那是个日场演出，天气炎热。我去看戏时并没有多少欣赏艺术的心情，只是想，既然是县剧团演的辽南影调戏，应当去看一看，至少可以表示一下一个老文艺工作者对戏曲现代戏的支持。戏开演了，出乎意外，来看戏时那种很冷静的心情不知不觉地被舞台上展现的跌宕起伏的情景挤跑了，抑止不住的泪水竟滚落下来。毫不夸张地说，我确实被剧情吸引得达到了忘我的境地。演出结束，我的耳边仍然萦绕着戏中那充满泥土芳香的朴素高亢的曲调。这时，有人从为答谢热情观众也激动得流下泪水的演员们身后，引来一位个子不高、在黝黑的脸庞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且带几分羞涩的青年，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本剧作者刘永峥。”“感谢你！”我说着握住他的手。他望着我，似乎想要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我所以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是因为首次会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少言寡语、完全没有市侩气的青年在执著地追求着、相信着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此后，有几次见面，也一直没有长谈的机会。他以后的作品我是陆续地看到的。从作品中看出，他的剧作逐渐走向成熟。我也就不想再同他谈什么了，因为他在用自己的作品说话。想了解他吗？他用作品回答。

哺育刘永崢的辽南农村，是文化开发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带来的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陈旧落后观念撞击得比较深刻鲜明的地区之一。人们在与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告别，努力创造自己新的生活的过程中，不仅充满激情和信心，也存在苦闷和困惑。有欢乐，也有痛苦。人的精神面貌、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们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时，却在悄悄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刘永崢就是生活在这些变化着的人们的中间，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尽管他有的剧本取材于别地的小说，但都赋予了强烈的辽南农村的特色；对其中的人物，他也根据自己在长期生活中的认识进行了再创造。他不仅熟悉他所描绘的人们，而且对他们有诚挚的感情、真实的理解和由衷的喜爱。当然，刘永崢还不是十分成熟的剧作家，作品中特别是早期作品中还有一些斧凿的痕迹，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其所以感人，就在于它的朴实与真诚。他理解巧珍带着天真稚气的纯朴和善良，从她的不幸遭遇中看见我们民族传统美德是怎样在这个女性身上得到升华。对于高加林，则在鞭笞其被扭曲的个性上的弱点同时，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期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这边，海那边》里车大山这个人物。这个过去常常靠生产队救济的穷苦农民，长期形成了见人点头哈腰、对无端的揶揄逆来顺受的习惯，但他内心深处却有着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强烈愿望。在创造自己新的生活的过程中，他做为一个人的本领显示出来了，竟是一个敢作敢为、对别人、对爱情和家庭都具有高尚品德和责任心的铮铮汉子。熟悉自己所要描写的人，理解他们，热爱他们，在鞭笞他们弱点的同时寄与诚恳的期望；既不是在台下对他们指责挑剔，也不是高居他们之上指手划脚；把他们看做自己的亲人，自

己的朋友和邻居，分担他们的痛苦，分享他们的欢乐；能够在他们身上发现善良、纯厚、关心别人的传统美德，善于表现这种美德在与旧的生活告别中、在创造新生活的现时代，怎样在一个个特定的个性中得到升华和发展。这一切，我想，就是刘永峥这些剧作吸引人，使人要读下去并为之感动和受到启迪的重要原因吧。

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和统一，是达到艺术美的境界的极重要因素。我国传统的戏曲怎样表现现代生活，历来是戏剧界关心的课题。形式固然要服从内容，但它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内容，制约着内容。我国传统的艺术形式戏曲，由于它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而不断改革和创新，但它特有的基本表现方法和手段却不应当改变，只能在新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如果基本表现方法和手段改变了，戏曲这一艺术形式也就不存在了。在民族文化积累过程中形成的戏曲，与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心理特征、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是那样和谐，因此在新的时代它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戏曲呼唤着新的内容，新的现代生活也呼唤着戏曲。刘永峥生在辽南农村，自幼喜欢看戏，渐渐在实际上而不是在理论上了解了群众喜欢什么，哪些戏剧故事和情节、什么样的人物流下了较深的印象。他的剧本很注意故事的完整性，并且一直使故事沿着主要人物的主线发展，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激化，尽可能把人物冲突和戏剧高潮表现得淋漓尽致，矛盾解决得入情入理。在借鉴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段时，也运用得比较巧妙。例如《加林与巧珍》第四场的送别，巧珍送加林进城，二人一路上触景生情，三段唱把巧珍依依不舍的心情和对分别后的耽心尽情地表现出来，而且预示了以后的波澜，这一段戏成了这两个人物性格发生变化的契机。《野情》是个大

戏，却只有四个人物，故事一直沿着这四个人物的纠葛发展，是传统的戏曲表现方法。但作者借用了一点荒诞戏曲的手法，注意避免故事发展和舞台表现的单调，这也是有意义的尝试。《少女泪》的内容与形式更臻完美，是作者在把握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较成熟的一部。一些短戏，如《卖蟹》、《拉驴》、《查帐》、《王罗锅卖海蛎子》等，都饶有风趣，也较好地运用了戏曲的形式。

我国的戏曲有一般戏剧的特点，是行动的艺术，但它更是歌唱的艺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地方戏曲，由于有极广泛的群众性，必须通俗易懂，因此它对戏剧语言的要求更为严格。必须是性格语言，又必须是准确、生动、干净利落的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它的唱词要求有特定的格律（影调戏要求影调的格律），同时又不能文绉绉，不能生涩费解和脱离人物。要抒情，要带入情景，又要表现人物性格和发展故事情节。刘永崢熟悉辽南地区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善于把生动的语言提炼到唱词中去，许多唱段和对话明快、顺畅、易懂，表现力强，同时不给人以油滑和粗鄙之感，因之有感染力，易于引起共鸣，收到很好的剧场效果。这说明他在学习语言上下了苦功。

“皇天不负苦心人”，少言寡语的刘永崢十多年来一直执着地在生活中探索着，追求着，满腔热情地表现生活，表现时代。他的这十部作品是他刻苦学习和辛勤劳动的结晶，虽然不能说是多么辉煌的成就，但是如果说是值得珍惜、值得重视、为戏剧特别是人民喜爱的戏曲事业做出了贡献，我想是可以的，恰当的。

希望作者不懈地探索与追求，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990年7月10日

目 录

执着地探索与追求（代序）·····	项 冶（1）
山这边，海那边（大型辽南影调戏）·····	（1）
加林与巧珍（大型辽南影调戏）·····	（53）
少女泪（大型辽南影调戏）·····	（111）
野情（大型辽南影调戏）·····	（165）
王罗锅卖海蛎子（辽南影调戏）·····	（216）
查帐（辽南影调戏）·····	（240）
卖蟹（戏曲）·····	（260）
拉驴（戏曲）·····	（275）
村头风波（戏曲）·····	（299）
小雪花（戏曲）·····	（317）
写在后面的话·····	（327）

●大型辽南影调戏

山 这 边，海 那 边

时 间 大地刚刚复苏的时候。

地 点 山这边，海那边。

人 物 车大山——男，40岁。

犍牛妈——42岁，他的新娘子。

白玉珠——女，38岁，车大山以前的恋人。

栾虎子——男，46岁，白玉珠的丈夫。

鲍村长——男，45岁。

犍 牛——男，18岁。

海 花——女，17岁。

三 歪——男，35岁。

四 邪——男，33岁。

秦香兰——女，45岁，村长之妻。

序 幕

〔大幕未开，乐声先作，如天地在碰撞，似狂风在嘶吼，人兽在搏斗……

〔幕启：天暗云低、大雪飘落，斜坡上一个摇摇欲坠的小窝棚里，一个男人的剪影慢慢从地上爬起……

〔男画外音：“嘿，我栾虎子这六百元彩礼钱花得值！她是个处女！”

〔一个女人的剪影动了动，痛苦地呻吟了一声，无力地坐起来……

〔女画外音：“车大山，你和我相爱了三年，都没敢碰我一碰；他栾虎子只和我见了两次面，就在风天雪地里将我白玉珠变成一个妇人了！”抽泣声。

〔男剪影将一叠钱扔给女人。

〔男画外音：“走吧，把彩礼钱送回家去，跟我走吧！”

〔女剪影站起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女画外音：“原谅我吧，车大山……永别了，车大山……”

〔女人跟着男人，一步一回头地下。

〔如泣如诉的女声伴唱：

扔下了贫穷，

扔下了爱情。

是得？是失？

谁说？谁评？

〔车大山的剪影疯狂扑上，他望着远去的人影举拳冲天，想喊又喊不出，捶着脑袋蹲下了。

〔鲍村长的剪影上。

鲍村长 大山，对象都叫人搞了，领跑了，也不去追，也不去找，就这么悄默声地拉倒了？

〔车大山一动不动地蹲伏着。

〔鲍村长冷冷地瞅着他……

〔男画外音：“哼，当王八，三年也爬不到河

沿。”

〔男声伴唱：

土薄树根浅，
人穷志气短，
大鹏纵有凌云志，
不靠大地难上天……

第 一 场

〔十五年后。

〔山这边。

〔车大山新衣新帽，胸戴红花，手提大鞭，紧拧着眉毛，一步一步地走至台口。突然，宽宽的皮腰带唧咣了一截下来；见观众笑，低头一看，急忙掩藏。

车大山 （吼叫）白玉珠！缺了你，我车大山就永远没老婆了吗？你把人看扁了！你走了十五年，我车大山照样成家立业！（运足力气，愤然转身，扬手一鞭）

〔“叭！”灯光骤明。

〔舞台上别有洞天：山青青，路弯弯，柳依依，水潺潺。百鸟和鸣，群芳争艳。

车大山 （开怀大笑）哈哈！哈哈！驾！

〔马铃叮咣，乐曲悠扬，大车舞动。

车大山 （唱）大雪化尽春来也，

〔伴唱：新郎去把新娘接。

车大山 （唱）山泉叮咚奏音乐，

〔伴唱：小鸟啾啾唱不歇。

车大山 （唱）四十岁的光棍汉，
（伴唱：哈哈！又当新郎又当爹！）

车大山 （唱）若没有改革的春风染绿野，
（伴唱：哪有这蝶恋花来花恋蝶，男欢女爱两相结。）

车大山 （突然一惊）呀，他们来了！（急忙拢闸）吁！
（跳下车）这下妥了，我又有老婆又有儿了。看这小伙子长得象个壮汉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嘿嘿，没费劲就得了个现成的儿子，车大山，你就擎等着当爹吧！（整衣弹帽，略显紧张，双腿一软，差点滑倒。）

（犂牛妈拎着小花包和挟着行李卷的犂牛上。）

车大山 （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啊，啊，来、来了？怎、怎不等我大车去接……

犂牛妈 反正咱一不大操大办，二没什么讲究，何必惊官动府的。

车大山 对，对……（又上前握住犂牛手）啊，啊，哎呀，咱俩真、真还是头、头一次见面呢。（煞有介事地端详着）不认识了，这上哪去认识……

犂牛妈 （忍不住，“噗哧”笑出了声）……

车大山 （一惊，以为又是腰带什么掉了出来，前后左右寻看一番，两只手腕夹着裤腰，使劲往上提了一下）
欢迎！欢迎！

（犂牛一直睨视着他，将行李搁在一边。）

车大山 （对犂牛妈）嘿，我说，犂、犂牛应该叫我什么？

犂牛妈 （脱口而出）叫儿子。

车大山 啊？

犟牛妈 （自知失口，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弯了腰）……

车大山 （也跟着傻笑起来）嘿嘿……

犟牛 （不耐烦地嘟囔着）笑！有什么好笑的？

犟牛妈 （擦着笑出来的眼泪，拖过犟牛）来，犟牛，叫爹！

犟牛 （一扭脸）不！

车大山 不要紧，叫惯了就好啦！（拿捏着姿势端坐在车耳板上，闭着眼睛美滋滋地等待着）

〔犟牛走过去摆弄大青马。

〔忽然，大青马嘶叫一声，竖起前蹄将车大山掀落于地。

〔犟牛和犟牛妈惊闪一旁。

车大山 （扭回头急喊）吁！

〔犟牛飞身追下。

车大山 （赞赏地）嘿，这小子行！（欲站起，腿一拐）哎哟！

犟牛妈 （慌忙扶住）怎么，摔坏了？

车大山 啊，没，没……

犟牛妈 呀，裤子摔破了！

车大山 （一摸）哎妈呀，这怎么办？叫人见了不笑话吗？

犟牛妈 （打开包袱取出针线）来，我给你缝缝吧。

车大山 （感激地）哎呀，这、这让我怎样感谢你才好？

犟牛妈 （噗哧一笑）嘿，都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

车大山 （一拍大腿）嗨，对、对呀！（刚想把裤子褪下又赶紧提上了）唉，不行！我里面就一条衩子。

犟牛妈 那就不用脱了，就在身上缝吧。

车大山 这、这……好那么样吗？

犟牛妈 嗨，一家人——

车大山 对，不客气！（将屁股一撅）犟牛妈，那你就缝吧！

犟牛妈 （唱）纫上线，举起针，

车大山 （唱）银针拽着线一根。

犟牛妈 （唱）针不离线，线不离针，

车大山 （唱）针线连着两颗心。

犟牛妈 （唱）甜情蜜意缝进去，

车大山 （唱）哎呀哈，看来还是老婆亲。

（一激动，被针扎了一下）哎哟！

犟牛妈 （一惊）呀，扎疼了？（赶忙用手揉，用嘴吹）

车大山 嘿，没关系！

（唱）扎得越疼越有人疼，

扎得越深情越深！

犟牛妈 （嗔笑地打了他一下，用牙咬断了线）好啦！

车大山 （转圈瞧着）缝得真好！

〔犟牛高兴地上。

犟牛 嗨！这大青马真带劲儿！

车大山 你喜欢？

犟牛 当然喜欢了。哎，这是队里分给你的？

车大山 （回过头来，笑咪咪地）你问谁？

犟牛 我问你。

车大山 我是谁？

犟牛 你就是你呗。

车大山 你叫我什么来着？

犟牛 少套弄人！

犟牛妈 （斥责地）这孩子，你这是和谁说话呢？

车大山 （尴尬地抹了一下脸）好吧，上车。

（三歪、四邪上。）

三 歪 啊哈，老救济，今几个可变成人模狗样了！

四 邪 她就是新娘子？哎呀，长得不丑啊！（见犍牛）哈哈，还带来个外国儿子！哎呀，老救济，你可是一箭双雕捞着了！（上前将车大山帽子撸掉）

犍 牛 （攥紧了拳头）你妈个蛋！

三 歪 哎，你这个小鸡屁，你骂谁？

车大山 （拣起了帽子急忙戴上，拦住三歪）哎，兄弟，看我的面子别跟他一样。

犍 牛 （鄙视地）哼！

犍牛妈 （阻止地）犍牛！

车大山 来，我给介绍介绍。犍牛他妈，这是三……

三 歪 三歪！

车大山 这是四……

四 邪 四邪！

三 歪 三歪四邪哥儿俩，

四 邪 全村谁不让三歪？

车大山 走走走，一块到屋里坐坐吧。

三 歪 不用了，哥们今天特意堵你和你商量点事。

车大山 什么事？

三 歪 是这么回事，老救济……

车大山 嘿，我说兄弟，别一口一个老救济喊我了，我车大山翻过身了，再也不用救济了。

三 歪 装个灯！你才好几天？狗戴帽子——装人！过去有生产队的时候，哪一回发救济款，不是我们哥俩帮你争的？

车大山 那是那是。兄弟，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三 歪 想用我们瞎骡子换你的大青马。

〔犍牛和犍牛妈一惊，看着车大山。

车大山 哎呀，兄弟，这大青马是我抓阉抓的，怎么说换就换呢？

三 歪 南海村修虾场，要雇大车拉石头，我们这瞎骡子不顶科。

车大山 嘿嘿，兄弟，南海村闹虾场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过些日子我也要去的。

四 邪 过些日子？现在四面八方的大车哪天不是拥拥挤挤地往里进，等你把老婆搂热乎了，黄瓜菜都凉了，去吃屎也插不上嘴。

车大山 那我过两天就去。

三 歪 老救济，你他妈的不够意思，冲我们哥俩的大恩大德，别说我还用瞎骡子换哪，就是什么也不拿，你小子还不得拱手相让吗？！

车大山 嘿，兄弟，什么大恩大德，往常救济我一百元，你哥俩不是也要帮我花掉七十块吗？

三 歪 （恼羞成怒）少废话，你说换不换吧？

车大山 实在不能换！再说，我儿子也喜欢这匹大青马。

四 邪 哈哈，你的儿子？

三 歪 你别往你外国儿子身上推，你答应了，他敢放个屁？换了吧，今天是你大喜日子。

犍 牛 不换！

四 邪 嗨，小野杂种冒出来了！

犍牛妈 这位兄弟，说话嘴干净点！

三 歪 怎么，还不知爷的底儿是不是？别说这个小鸡屁

啊，就是他老救济在我们哥们手里还不是随便捏的一块泥巴！（又将车大山的帽子撸掉）

车大山 唉，兄弟，这是干什么？（拣起帽子戴上）

四 邪 （也上去撸帽子）就干这！

（三歪四邪围着车大山连拍带打。）

犟牛妈 （气愤地）你们……

三 歪 （逼问）服不服？

车大山 （捂着帽子躲闪着）嘿、嘿，别、别……过两天再说不行吗？

犟 牛 （气得转到一边）哼，真窝囊，这哪儿象个爹！
（鲍村长上。）

鲍村长 你们干什么？

（三歪四邪一惊，立刻老实了。）

四 邪 嘿，鲍村长，我们闹惯了，乐呵乐呵。

鲍村长 （佯嗔地）净扯他妈个淡！

三 歪 （讨好地）嘿……

四 邪

犟 牛 笑！笑个屁！滚蛋去吧！

车大山 （阻止地）哎，该、该你什么事儿？

三 歪 嗨，小鸡屁，你过来！

四 邪 （退回几步）你过来，你敢过来吗？（拿出拳击的姿势跳动着）

（犟牛忽地冲过去，被车大山一把拖住。）

车大山 你打不过他们！

犟 牛 （挣扎）不用你管！

鲍村长 （吼）再不走，我叫治保委员给你们送到乡政府去！

〔三歪四邪赶紧溜下。〕

翠牛 哼！（甩开车大山撅着嘴下）

翠牛妈 （喊）翠牛！

〔车大山跟下。〕

鲍村长 不要紧，有他这个和事佬跟着，打不起来。（旁白）呀，别看车大山熊，说的这媳妇，还真是个好体面的人儿！

翠牛妈 （叹口气）咳，这地方的人怎么这样？

鲍村长 唉，山狼海贼嘛。上级光叫抓五讲四美，有这么些个旋儿头，精神文明还有个搞吗？幸亏我当村长能镇住他们，换第二个试试，不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才怪呢！（上级关心下级似的拍着她的肩膀）怎么，吓坏了吗？

翠牛妈 （一惊）啊？没、没……

鲍村长 （得寸进尺，更加亲切地拍着）不要紧，我给你们保驾，靠近领导就没事儿。

翠牛妈 （急忙躲开）村长，你喝酒了是不是？

鲍村长 （尴尬，讪讪地）啊，对，对，是有点晕叨了。（左右看看，解嘲地）他妈的，干部当久了，净养出些习惯动作来。（欲下）

〔车大山上。〕

车大山 唉，村长，到家里坐会儿吧。

鲍村长 噢，不，不啦，我还有事。（欲走又想起了什么）唉，大山，你那个车马钱什么时候交啊？别人家可都是一斧子砍齐啦！

车大山 （央求地）哎呀村长，你看我为办喜事攒俩钱都花光了，你抬抬胳膊……